

最近陆陆续续看到、听到一些论调，说杂文就是“砸洋炮”。

字典中查不出“砸洋炮”一词的确切含义，不过陕西人谁也不明白“砸洋炮”的内涵，起码不含有赞扬、歌颂的意思。但杂文既用于暴露，也用于歌颂。对一切符合四项基本原则，有利于四化建设的新人、新事、新观念、新思想、新体制，不也可以用杂文笔法歌颂之、赞扬之、扶植之吗？所以杂文既惩恶，又扬善，既抨击假恶丑，也颂扬真善美，此其一。

杂文≠砸洋炮

记得刘少奇同志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中引用过我国民间的两句谚语：“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。”说人被人说，升点级就是“砸”人，被人“砸”。看起来，只要长着嘴吧，似乎都可以砸几句“洋炮”。然而“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”，却不是人人干得了的。一些能“砸洋炮”的人未必一定能写杂文，不信让其试试，此其二。

杂文是文艺百花园中的玫瑰，有刺。她的笔调活泼而思想深沉，幽默风趣而切中时弊，汇嬉笑怒骂于一篇，嬉笑哲理于一炉。象投枪匕首，有气势、多

锋芒，还似美术中的漫画，曲艺中的相声。表面看来也有美乎“洋炮”的地方，但就本质讲，她既是文艺家族中的一员，必具有文艺的本质特征。倘杂文算“洋炮”，那么漫画、相声也可以算“洋炮”。推而广之，小说戏剧，散文也算“洋炮”。那么鲁迅、邓拓岂非“洋炮”专家？一切文学艺术家岂非“洋炮”专家？谬！谬！谬！此其三。

杂文要创造典型，揭示本质。鲁迅讲“砭锢弊常取类型”，取类型就是典型化。杂文中的典型，虽是花鸟虫兽，却往往寄托着名公、巨卿、学者、文人的性格和面貌。她要运用轻松风趣的语言，通过影射、讽喻、双关等修饰手法，在善意的微笑或无情的嘲讽中，揭露生活中的丑与黑暗。所以往往引起“多情者”的对号入座，越看越象越气愤，气得暴跳如雷。正由于此，杂文和她的作者就常遭厄运。鲁迅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眼中的“三家村”就是十年浩劫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这几年，杂文如“小荷刚露尖尖角”，却给她冠以“砸洋炮”的恶名，岂不歪曲了她！

杂文≠砸洋炮，这是一个绝对不等式。



雍城的咏叹

李正光

空阔、温馨，伴随车马人流。随风起伏的麦浪，杨柳排栽的村村落落，在辽阔的弧线下，方方片片、条条线线、星星点点。探身汽车窗外，若南海航船，碧波荡漾、无沿无边，只有绿云的飞掠，抛掷向后的的小岛。浑黄的尘土在车尾飞扬，如一叶飞舟划起粼粼水波，驶向凤翔西原——雍城遗址。

这麦苗覆盖的黄土中，竟然发掘了我国最大的国君墓，探出了最完整的高级礼制性建筑物，及最完整的朝廷建筑遗址，令人遐思翻滚。

思潮荡开麦浪，卷起黄土层。呈现一座蓝悠悠，严森森的殿堂庙宇。没有金粉六朝华丽，却胜过原始部落的雏形，有如古罗马城堡或许巴黎圣母院的典雅端庄，时不时透出丝丝缕缕的珠光宝气。显然，这精美中凝结了民族的最高美学理想。它即是秦国古都——雍城。面对似活而死的古城堡，我泛起缕缕思古之幽情：我之先人，在此生生不已，代代相传，从刀耕火种到耨耨播，创出了民族历史文明；续历史藩衍，先秦十九公在此苦心经营近三百年，始“德公元年，初据雍城大邦宫”；后“奋六世之余烈，定四海于一尊”，开辟了一代封建专制皇朝；我之先人，在此抗拒荒泽大漠、干旱严寒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边劳作，一边讴歌，谱下了神话传说，五经、四书之类；我之先人，集天下艺术之渊薮，在此造起绝古盖世的大都。由此，足昭示民族精神与物质冶冶一炉的灼灼光辉与巍巍高度。然而可惜，雍城在历史烟尘中酣睡两千多年！



玉兰（国画）胡义明

家庄附近的小路上。这一带是雍城的中心地，留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宗庙遗址。在此踱步，仿佛穿行在寺庙里、神龛前，鼓乐声声，击磬阵阵，牛噉羊哀，一片冥濛，一丝丝如羊肉泡气息的香馨。虔诚弟子们摩肩接踵，羊皮毡上危座，且念念有词，去吧，去吧！灾难远离人世。声调中带有秦腔原始的亢奋韵味。祷告。一堂礼祭，求得神灵庇护。但是，当这片土地上，飞散着同族杀戮的血腥时，他们也是这样；当刀光剑影之下，排着同室操戈的阵容时他们还是这样。这未免是愚蠢的意识！它们互相交织，奏出的无不是喜悲互渗的乐章。

看着巨斗般掘开的“秦公一号大墓”，若临历史渊海，眼前将浮现一座华丽的宫寝。古筝声中，消瘦的艳女，繁复的舞步，轻吟柔唱，侍从们青铜壶浴手，将牛羊高捧起，浩歌祝福！然而，黄土随着微风款款坠落，状如泪雨，和二十四米深的主椁浑然为悲哀的气氛。主椁周围层叠的数百十具残骸，教人想到先秦野蛮的殉葬制度。然而魂魄的忧思并未销匿，直捣主椁的上百个盗洞，即复仇者与贪财者留下的痕迹，仍带去无止的喧嚣，纷扰的纠缠。

这雍城的黄土啊！莫不本身就是一部哲学？

（题图 张张）

我踽踽独行于马

刊头设计 张永本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山中遇羚牛（散文）

雍严格

一股腥膻味儿——羚牛！这是我国特有动物中一种珍贵的大型偶蹄类动物，上了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花名册。大家有些激动，都说有福好。谈笑间，小赵“嗖”地打开了照相机镜头盖，人们即刻站住，只见不远的草丛中一下下地，它便“夸夸”叫了两声，返身隐入丛林中。在此同时，我们的前后左右响起树枝的断裂声，山石的翻滚声，似有千军万马在行进，搞得脚下的地咚咚地响。那羚牛是只望山的头牛。——话没说，「那羚牛是只望山的头牛。」话没说，「那羚牛是只望山的头牛。」

我们结伴小心前进，尽量不去侵扰羚牛。没走多远，又传来羚牛的叫，只见侧面的山洼里又有一群羚牛在缓步而行。一、二、三……好家伙，足有三十多只。真是羚牛的世界！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一大群，大家纷纷照相，听同行的老乡讲，秦岭山地，最大的羚牛群有过上百只的，可惜现在很难见到了。



早餐后，我们沿着兽径向秦岭山脊攀登，茂密的华桔竹梢上，挂满了露珠，正行走间，有人发现溪水的草丛被踏出一条一米宽的路，新翻起的土泛着泥浆。

有趣的回文诗

宋朝李昉写过一首回文诗，顺读是夫忆妻，倒读则为妻忆夫，十分有趣。诗全文云：枯眼望遥山隔水，往来曾见几心知？壶空怕酌一杯酒，笔下难成和韵诗。途路阻人离别久，讯音无雁寄回迟。孤灯夜守长寥寂，夫忆妻兮妻忆夫。

薛保龙

春
象轻盈的梦
迷朦中流淌出温馨
象润泽的云
凝重里蕴藏着涌动
几株鲜嫩的浅绿
新深
把寒冬刻下的伤痕
一一抚平
迎接醉人的南风
在四月的田野上
我与你一起觅寻
结满缤纷的憧憬
哦，远远天际
有一片报春花舒卷的金红
如火，如霞，如灿灿的笑容
那是你蓬勃的爱
那是我燃烧的诗情……

小幽默

▲老
师：“请叙述几个激战的故事。”
学生：“老师，我妈妈不让把家里的事情往外说。”



的声誉。你们好像还生活在上个世纪，典型的半封闭状态，一切都循规蹈矩，真是传统文化的劣根性，这正是我们现代主义小说派所抨击的落后意识。”
嘿，什么新星。纯粹的钱串子！如果不是金光四射的秃顶，

赞助

（小说）

马力

来了一位青年，高个子，头发蓄得极长，自称发表了小说若干篇，还获了一次国家级文学大奖。

这话果然起了作用，司编辑之职多年的老叶目光立刻变得柔和。大概是稿子送上门，老叶揣度，心头不禁一喜。

“我已经跟厂里的头儿请了创作假，准备骑自行车沿着运河往南走。有个写小说的女作家都敢这么干，何况我这个小小伙子，站起来比谁都高。”

老叶的眼光由柔和变为钦佩了。

“作为文学月刊，你们对文学新星应该舍得投点资。能不能设法赞助一下我？不用多，一千块钱就行。”他说得漫不经心，从语调和节奏的自然舒徐以及神色为坦然看，他不象第一回跟人张嘴说这话。

把老叶吓了一跳。他可是头一遭碰上这种事。

好一会儿，老叶才收拢散乱的情绪，再一次打量面前这位翘着二郎腿的“文学新星”。呵，他连连挠着自己的花白头发，对有这么个小青年，写了一篇叫《世纪末》的小说，被收在《现代流派作品选》一书中了。书里的作者像他见过，就是这张大长脸。

不过，足球赛实况转播有赞助，拍电视片有赞助，可出钱供人去旅游写作，本杂志社好像没来得及立这个规矩。

“这事嘛，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一下，征求征求意见。你看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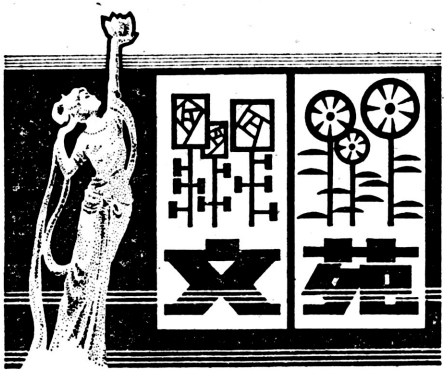
吗？”老叶说得挺客气。

“新星”不高兴了，说：“老同志，甭哄弄我了，你是编辑部主任，说话是占地方

的，完全可以拍板。啥事情只要一请示，等于“黄”了。”

老叶惊讶对方掌握“信息”的能力，苦笑道：“这牵扯到财务制度，不是哪个人能定的嘛。”

“我骑车千里之行以后，可以专门为你写稿呀，钱，酌情从我的稿费里扣点好了。其实，现在许多刊物都在拉名人，壮自己



老叶真要怒发冲冠了。

“哼，我就知道没戏！”

“新星”愤然离座，且连声嘀咕：“绝好的讽刺素材，讽刺素材。”

真不知他又有了什么灵感。老叶隐约觉得，自己大约会成为他笔下的一个人物了。假若这位“新星”再胡乱地来点变形、夸张，我这老头子该……（插图 积令）